

# 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与金融垄断帝国主义\*

吴 茜

**提 要** |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榨取全球超额垄断利润的意识形态工具。本文深入剖析了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的三大表现形式:(1) 资本积累金融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借助债务危机和“金融恐怖主义战争”,大规模转移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财富;(2) 运用美元霸权的货币垄断,形成所有国家用本国的真实物质财富向美国纳贡的“金融货币帝国主义”;(3) 在全球推行私有化浪潮,以利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侵吞和占有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资源和国有资产。美国利用金融领域的市场经济机制,通过经济霸权达到实现政治、军事霸权目的,最终成为“超级金融垄断帝国主义”。由于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存在着种种弊端,因此新帝国主义具有不可持续性。

**关键词** | 新自由主义 资本积累方式 金融垄断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 F038

**作者信息** | 吴茜,1975 年生,博士,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361005。

资本积累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具体地说,每一次新技术革命都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进入社会产业结构调整 and 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设备更新时期,随后社会生产能力逐渐过剩,进入一个经济长期停滞、资本积累缓慢阶段。每当生产过剩危机和市场问题结构性恶化时,就会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改变原有的经济指导思想,调整旧的经济制度关系,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为恢复资本积累创造新的条件。<sup>①</sup> 因此,从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到自由竞争阶段、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都是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波浪式运动推动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结构不断地发展、演变。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危机后,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取代二战后形成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标志着欧美国资本主义的市场结构、经济运行机制发生重大变化和调整。这种转型“既涉及微观层面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从以‘现实资本的循环’为主到以‘货币资本的自我循环’为主)、中观层面产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之间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之间的较量,又涉及宏观层面由积累模式转变带来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行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本积累方式变迁与当代帝国主义”(11CKS02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与当前面临的问题”(20720140022)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高峰《20 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 年第 1 期。

机制的转变”<sup>①</sup>。它实际上代表了战后资本主义的第二次全面转型,对当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权力统治结构及其发展运动规律,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 一、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的理论嬗变及其政治恶果

“日益发展的社会化生产力在一定时期与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冲突,迫使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调整,改变那些阻碍生产社会化进一步发展的制度形式,形成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形式,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这一演变对资本积累过程的长期波动产生深远的影响,<sup>②</sup>而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指导理论的嬗变,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调整的显著标志,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产生了深远的后果。

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严重的经济“滞胀”危机,主要原因是:(1)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形成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过剩与资本过剩,资本积累利润率不断下降;(2)长期运用政府赤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来刺激经济增长,造成财政赤字急剧增加,引发通货膨胀;(3)信用过度膨胀,公私债务大量增加;(4)通货膨胀严重,物价大幅度上涨。<sup>③</sup>以上四大“病态”严重地阻碍资本积累的进一步发展,重启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方案成为当时西方各国统治阶级的迫切需要。

20世纪70年代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导致不断上涨的失业率和恶性通货膨胀,引发人们强烈的不满,“左派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理由是战后社会福利国家建设采取的阶级妥协政策促进了经济繁荣、劳工联合以及城市社会运动的开展,但也使各国上层阶级的政治统治面临着民众夺权的威胁……他们必须做出决断去捍卫自己的政治经济统治权力了。”<sup>④</sup>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以货币主义、理性

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凭借“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的主张,上升为美英等国垄断资本打破福利国家阶级妥协的制度约束以及国外民族国家疆界的空间(市场)束缚、攫取全球超额垄断利润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工具。以英国“撒切尔新政”和美国“里根革命”为代表,抛弃凯恩斯主义,严格控制政府财政支出、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紧缩银根、提高利率,开启了20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方式的第二次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电子金融交易平台,为金融的虚拟化、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以及资本积累的金融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加上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唆使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打开本国资本市场,便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渗透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命脉。到1973年之后,信贷膨胀和金融投机逐步成为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掠夺、诈骗和盗窃的新的资本积累方式。<sup>⑤</sup>

在以上原因的共同作用下,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登上历史舞台,一种不需要通过殖民战争便能更有效地开拓资本积累

<sup>①</sup> 马锦生《美国资本积累金融化实现机制及发展趋势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4期。

<sup>②</sup> 高峰《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2010年。

<sup>③</sup> 吴茜《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高校理论战线》2012年第7期。

<sup>④</sup> David Harvey, Neoliberalism as Creative Destruc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10, 2007, pp. 22 - 44.

<sup>⑤</sup> (英)戴维·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空间、大规模实现世界财富转移的“金融垄断帝国主义”或“金融食利帝国主义”诞生了。

## 二、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的表现形式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用美元霸权和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策划隐蔽的“金融恐怖主义战争”,洗劫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财富,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扼杀和超强经济剥削,形成了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秃鹫帝国主义”或“金融食利帝国主义”。<sup>①</sup>

### 1. 资本积累金融化与全球财富大规模转移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严重的产能过剩使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活动的重心从实体产业部门移至金融机构,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积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增殖过程中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现代金融资本的循环形式是G-G',金融资本家直接跳过生产过程,仅仅凭借拥有实物资产所有权或货币索取权证书(包括股票、公司债券、国债、贷款、金融衍生品工具等),就能分割和占有职能资本家在现实资本循环中所攫取的剩余价值,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价值增殖的逻辑,充分体现了资本的“以钱生钱”的纯粹逻辑。

从宏观经济实践层面,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金融化有以下三方面表现形式。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制度已演变为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出的天文数字的金融衍生品,大都由美国政府债务、公司债务以及普通消费者的消费抵押债务等包装而成。同时,要高杠杆运作,购买这些金融衍生品,又需要大举新债。正是在这种“负债消费”、购买由各类债券包装而成的金融衍生品的恶性循环中,美国经济中由金融衍生品“有毒资产”所形成的虚假财富如脱缰之马急剧膨胀。<sup>②</sup>美

欧金融垄断财团通过操纵全球股票、证券、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暴涨暴跌,以金融投机、赌博、蓄意欺诈方式榨取全球民众创造的剩余价值。

“美国次贷危机的酝酿和引爆过程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勾结政府、监管部门和美联储,经过长期精心策划安排而进行的大规模金融欺诈活动,掠夺了美国民众与欧洲、亚洲、拉美等各国的巨大财富。”<sup>③</sup>2003年网络泡沫破裂后,美国的抵押贷款公司违背房地产行业规范,贷款给工人阶级最贫困阶层买房。同时,华尔街银行从抵押贷款公司购入抵押贷款债务后,又将其包装成“有担保的债务权证”,出售给全球各类投资者,以转移风险和牟取暴利。而“号称美国金融市场看门人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信用评级机构,同金融巨鳄们沆瀣一气,将大批‘有毒债券’贴上‘优质’或‘3A’标记去坑蒙全球投资者”。<sup>④</sup>各国民众将自己的存款、养老金以及购买的各种保险委托给银行机构、各种基金和保险公司进行管理,而这些金融机构从事大量高杠杆投机赌博套利,购买了大量实际上是由“有毒资产”和巨额债务包装而成的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债券。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立即将欧盟拖入了深重的欧债危机乃至国际金融危机。

第二,借助“债务危机”和“金融恐怖主义战争”大规模转移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财富。这是资本积累金融全球化的掠夺方式之一。美欧金融垄断资本集团诱导发展中国家

<sup>①</sup> 吴茜《当代垄断资本主义:争论、实质及其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

<sup>②</sup> 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sup>③</sup> 程恩富、杨斌《当前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若干新变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

<sup>④</sup> 何秉孟《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红旗文稿》2010年第2期。

陷入“债务陷阱”。首先,国际金融寡头的代理人员到各个发展中国家游说它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大量举债。随着发展中国家债务的猛增,国际金融管理机构突然提高还债利率,极大地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本金债务和利息成本的负担。世界银行利用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困境,以资金援助为借口,逼迫这些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要求债务国政府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变卖国有资产或实施私有化,以扩大政府资金来保障债务偿还。<sup>①</sup>一旦债务国实施这些举措,就会使自己国家重要的国有垄断企业或公共资源部门被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牢牢控制,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附庸,从而阻止其自身工业的现代化。

资本积累金融全球化的掠夺方式之二,在全球范围制造、管理和操纵危机,已经发展为一门人为地将财富从贫穷国家再分配给富裕国家的“精巧艺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迷信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政策,向外资开放银行业和证券市场。西方金融投机大鳄借机操纵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证券、股票市场,蓄意制造各种金融泡沫。等这些国家人民的财富大量投入投机狂潮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就伺机改变经济环境,猛抽银根,制造经济衰退与资产暴跌,导致该国楼市、股市泡沫破灭,陷入危机。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再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抄底买进价格暴跌的各种资产,趁经济泡沫破裂之机控制这些国家的银行机构和战略企业,策划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和财富转移,席卷走这些国家人民数十年创造的民族财富。<sup>②</sup>

第三,政府救市已成为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新型剥削掠夺手段。正如2011年4—5月,新成立的美国左翼组织——“99%的美国人联合阵线”揭露了政府救市的幕后真相,“华尔街大银行涉嫌成万亿美元的大规模金融欺诈造成了当前的经济危机,但是,民主、共和两党被收买的政客,还有

美联储同金融财团达成的秘密交易,却将成万亿美元的纳税人金钱和补贴交给了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他们攫取了我们缴纳的税金后,居然厚颜无耻给自己发放数额创纪录的奖金,并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扩大0.01%的最富有阶层的财富。当前美国的贫困人口和领取食品救济券的人口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成百万家庭的住房(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被银行收回强制拍卖,医疗、食品、汽油价格飞涨,两千万以上的美国人生活拮据、入难敷出”<sup>③</sup>。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救市本质上是金融垄断财团挟持公众银行存款和养老金等财富为人质,为不断攫取超额利润而进行的又一剥削方式的创新,充分显示出美国民众甚至包括中产阶级已成为当前美国统治精英阶级剥削、掠夺的直接对象。

## 2. 美元霸权被设计成新型帝国主义纳贡体制

美国“新帝国主义”征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运用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输出无价值的纸钞和金融衍生品虚拟资产换取世界各国创造的真实物质财富,让世界各国为美国人的“负债消费”、购买各国重要资产以及为美国政府对外军事扩张买单,成为对世界各国实行超强经济剥削的“金融货币帝国主义”。

美元霸权的确立并强化可分为三个关键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债权国。1944年7月,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金汇兑

<sup>①</sup> 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

<sup>②</sup> 程恩富、杨斌《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影响》,李慎明主编《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低潮中的世界社会主义思潮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2~84页。

<sup>③</sup> 杨斌《“99%的人对1%的人说‘不’”——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由来与启示》,《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11期。

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制度。从此，美元成了国际贸易中主要的外汇储备、主要的结算和支付手段的国际本位货币。其他国家为了实现国际贸易结算以及维持本国汇率稳定，必须储备大量美元，实际上是无偿地向美国交纳“国际铸币税”。为了美元保值、增值，这些国家又不得不去购买美国债券，这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世界经济的“怪象”，即美国只需要开动机器印刷纸钞，外国政府就源源不断地将本国民众创造的物质财富无偿地贡献给美国的金融垄断资产阶级。

第二个时期是冷战爆发后，美国先后在朝鲜、越南进行了两场战争，极大地损耗了美国的实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美国成功地建立起一种任何早期的帝国主义都没有过的灵活的新型帝国纳贡体制，即美国发行没有实物支撑的信用货币，让各国用本国创造的真实物质财富购买美元纸钞，却规定各国的巨额美元外汇储备不能购买美国的产业和固定资产，只能购买贬值的美国政府债券和其他虚拟资产，美元又循环流回美国。这就出现了全球各国为美国的财政赤字、负债消费、国际收支赤字融资，包括间接为美国公司收购本国重要资产所有权乃至美国的对外战争融资。

第三个时期是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金融资本的流动突破了国家制度屏障，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发明和普遍应用为全球电子贸易和金融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美国海上霸权的建立使其控制了世界货物航运的流向；同时，美国利用世贸组织建立了完整的不平等规则体系，使美元霸权达到顶峰”。<sup>①</sup> 美国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使全世界的自然资源、劳动资源和资本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此外，美国还通过美元贬值，使国外债权缩水来减轻美国自身的债务，实现向其他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的目的。美国滥发美元导致

各国的美元资产和外汇储备急剧缩水，引发全球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国际粮食、能源等原材料价格的暴涨，将世界经济推入衰退的深渊。

### 3. 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浪潮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掠夺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在全球别有用心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浪潮，诱使各国把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领域彻底私有化，使资本进入以往不能进入的公共资源和国有资产领域进行投机，为资本积累释放新的空间，开启了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新一轮剥夺性积累。因此，私有化的真正目的是将财富从公共领域和大众手里重新转移到特权阶级手里，让资本家赢利，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劳工经过多年艰苦的阶级斗争而获得的共有财产（政府养老金、公共福利和国家医疗保健等权利）又回到私人手中。<sup>②</sup>

自1980年以来，一些迷信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甩卖其土地和矿产权以及政府对铁路、航空、电、水、煤气以及广播等公共领域的垄断权。例如，阿根廷推行国企私有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所导致的结果是“国际金融投机超级大庄家乘机蜂拥而入，最终致使阿根廷政府失去了对金融的调控能力，而金融自由化还引发外债迅速增长，使整个国家的金融活动日益处于严重失控状态，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成功地实现对该国经济的控制，遂使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经济状况恶化，贫困和饥饿现象遍及全国”。<sup>③</sup> 经过2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后，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国的

<sup>①</sup> 逯兆乾《新帝国主义：金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与本质》，《红旗文稿》2012年第22期。

<sup>②</sup> M. Derthick & P. Quirk, *The Politics of Deregulatio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5.

<sup>③</sup> 何秉孟《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通往灾难之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4日，第A5版。

民族财富落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和国内一小撮私人手中。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如果以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来换取外资引进,盲目开放本国资本市场,必将导致国民经济陷入被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控制和屠戮的险境。俄罗斯采纳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来推行产权私有化改革,结果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社会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特别是导致少数金融垄断寡头控制整个国民经济和操纵政局。总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直接导致了苏联制度剧变,进而摧毁了整个社会主义大厦。

### 三、金融垄断帝国主义资本积累方式的危害性及其发展趋势

迈克尔·赫德森认为,在20世纪中叶之后,美国形成历史上一种新型的、无须领土权力控制的“金融货币帝国主义”,其核心的机制是利用金融领域的市场经济机制控制各国——美国把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的结合蜕变为脱离并统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与高科技结合,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发动一轮又一轮的“金融恐怖主义战争”来摧毁弱国经济体,大规模转移各国民族财富以谋求巨额利润,从而获得自身全球金融军事霸权的坚实基础;运用美元霸权的货币垄断,形成全球向美国纳贡的垂直金字塔型剥削掠夺体系,这充分彰显了以美国为首的现代帝国主义的新特征、新手段。<sup>①</sup>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痼疾的存在,每一次资本积累方式的调整都给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埋下更大的失衡与矛盾,貌似强大的金融垄断帝国主义也蕴含着深刻而全面的结构性危机。

#### 1. 资本积累金融化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美国金融垄断帝国主义所赖以生存的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攫取全球超额利润而进行的剥削方式创新。这种新的资本积累方式取消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进行规模空前的

金融投机赌博,妄图通过“概念化的资本流动”“以钱圈钱”,造成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给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危机埋下导火索。

福斯特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本质上是利用金融化(即一波接一波的经济泡沫化、虚拟化)来虚假地克服垄断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问题。美国房地产业的繁荣正是靠虚拟的、泡沫化的有毒金融衍生品制造的虚假需求能力,以及靠消费者透支未来(信用卡消费)的购买力来支撑起规模不断扩大的供给所构成的。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社会化、国际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深化发展,企业内部尤其是金融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计划性同超越国界的全球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日益贫困而导致的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其隐含的生产与消费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为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金融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市场危机的爆发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它对美国的金融行业、美式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美国的全球霸权产生强烈的冲击。

#### 2. 反新自由主义积累方式的全球激进政治运动高涨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动用巨额纳税人资金去拯救危机开创者——金融机构与大型企业,美国工人阶级甚至中产阶级都明确地意识到金融寡头正在发动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已被少数超级富豪操纵,从而爆发了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占领华盛顿运动”,上述运动以及法国爆发的“黑夜站立”大规模反抗运

<sup>①</sup> (美)迈克尔·赫德森《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上),曹浩瀚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9期。

动都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和猛烈冲击。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法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挪威、瑞典、英国、爱尔兰、德国等国家几千人到几十万人不等的罢工游行。这说明资本积累金融化开始破坏资本主义自身体系的稳定性,中产阶级的贫困化正逐渐地动摇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根基。

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重建和巩固了各国特权精英阶级的权力,资本向劳动反扑,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失业加剧与贫富分化的增大,正是为社会动荡和近代所未见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创造前提条件”<sup>①</sup>。从西雅图到伦敦,从科隆到东京,从马尼拉到利马,从首尔到魁北克,从巴塞罗那到热那亚、纽约、卡尔加里……反资本主义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以及绿色环保等民众激进政治运动已成燎原之势。

### 3. 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加剧全球生态危机

新自由主义信条实际上是向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复归。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学说以追求财富无限积累和利润最大化为发展目标,完全没

有考虑人类的福利除经济因素外,还包括政治、精神、道德、环境等其他内容,以及经济发展与地球可承载限度之间的紧张程度。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是建立在疯狂的商品消费、毫无节制的消耗自然资源以及无止境地向自然界投放垃圾废物的基础之上的,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无限扩大的趋势与自然界承载能力有限性之间的尖锐矛盾,造成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威胁着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引发了波及全球的“绿色运动”、“红绿色运动”与“生态社会主义”,它们是对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破坏生态环境、疯狂掠夺自然资源的一种民众抗争运动。

总之,金融危机预示着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的破产,以及金钱统治下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残畸,充分凸显出金融垄断帝国主义的极端寄生性、腐朽性。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层面的扩展和深化,美国金融垄断帝国主义终将在愈来愈猛烈的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中走向衰落,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责任编辑:张莉)

<sup>①</sup> (美)杰里米·里夫金《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王寅通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40页。